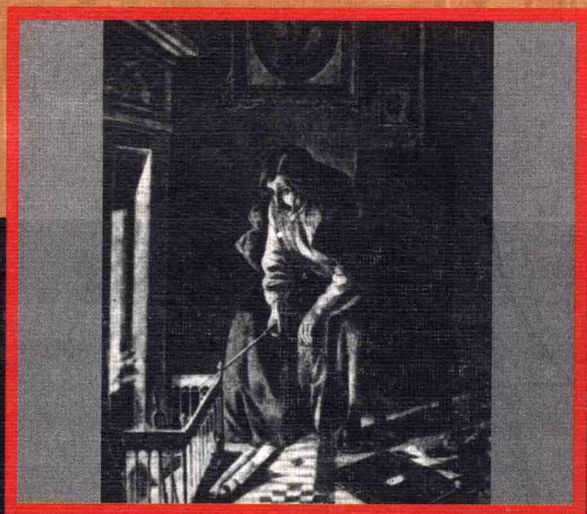


果戈理精品集

与友人书简选



GUOGELI
JINGPINJI

YUYOUREN
SHUJIANXUAN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果戈理精品集

Guogeli Jingpinji

与友人书简选

任光宣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友人书简选/(俄)果戈理著;任光宣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
ISBN 7-5396-1732-2

I. 与… II. ①果… ②任… III. 书信-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15 号

与友人书简选

[俄]果戈理 著 任光宣 译

责任编辑:裴善明 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30,000

印数:2000

版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32-2/I·1612

定价:15.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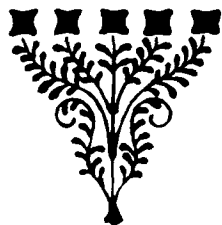
与友人书简选

任光宣 译

内 容 提 要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其作品以“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奠定了俄罗斯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

《与友人书简选》所收系果戈理在其生活历程最后十年发表于世的著述,也是作家的全部遗产中经历了最多的戏剧性甚至悲剧性遭遇的著述。全书虽是书信和自白,实质是果戈理各种思想的汇集,也是其陷入深刻的重重思想矛盾时的内心自白。从中可以观照果戈理对人的心灵、社会心理、历史进程等诸多层面深切而清醒的解剖,以及那种使果戈理身心交瘁、精疲力竭、痛苦不安的心灵历程和精神危机,尤其是宗教神秘思想、否定自己创作的思想,在本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使它在面世之际便引起众多的非议和责难,直到二十世纪,在苏俄文化解体之际,本书才得以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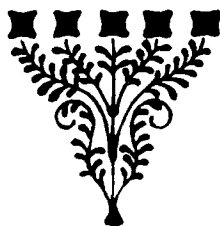


目 录

与友人书简选

前 言	3
1. 遗 嘱	7
2. 上流社会的女人	14
3. 生病的意义	20
4. 论什么是语言	22
5. 当众朗诵俄国诗人的作品	27
6. 论帮助穷人	30
7. 论茹科夫斯基译的《奥德修记》	33
8. 略谈我国的教会和神职人员	44
9. 再谈谈我国的教会和神职人员	47
10. 论我国诗人的抒情风格	50
11. 争 论	69
12. 基督徒向前进	72
13. 卡拉姆津	76
14. 论戏剧,论对戏剧的片面观点以及一般地 论片面性问题	78
15. 当前抒情诗人的题材	91
16. 忠 告	97
17. 教 育	100
18. 就《死魂灵》致不同人的四封信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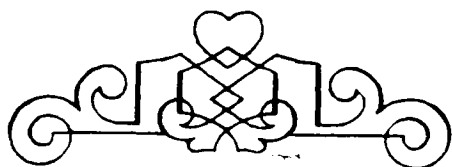


19. 应当热爱俄罗斯	121
20. 应当在俄国走一走	124
21. 什么是省长夫人	134
22. 俄国地主	150
23. 历史画家伊万诺夫	159
24. 在俄国当前的事情关系中,在普通的家庭 日常生活里,妻子对于丈夫应该是什么人	171
25. 乡村的审判和判决	176
26. 俄国的惊慌和恐惧	179
27. 致目光短浅的人	184
28. 致身居要职者	187
29. 在世上谁的使命更崇高	208
30. 临别赠言	210
31. 究竟什么是俄国诗歌的本质及其特色	212
32. 光明的复活	266
题 解	277

作者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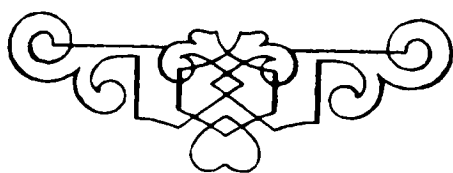
作者自白	293
题 解	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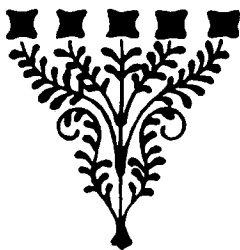




与友人书简选

(184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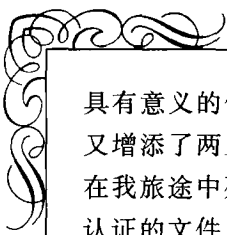




前 言

我患过重病^①；死离我已并不遥远。我集起自身残存的气力，趁自己头脑完全清醒的最初时刻，写下这份精神遗嘱，在这份遗嘱里，我顺便委托我的几位朋友在我死后出版我的某些信件。我真想哪怕是以此来挽回在此之前我发表的全部无用的东西，因为据那些收信人承认，在我的书信里比在我的作品里能找到对人更加有用的东西。上帝的仁慈将死神之手从我身上引开了。我几乎痊愈，身体开始好转。不过，我仍感到浑身无力，这种虚弱时时刻刻提醒我，我的生命岌岌可危，并且我的心灵必须进行一次朝圣的远行，在远行期间，一切不测都可能发生，因此，我想在离别时把自己的某些东西留给我的同胞们。我从我收回来的一些近来写的书信中，亲自选出所有涉及如今社会感兴趣的问题的信件，筛掉那些在我死后才可能

① 指 1845 年春夏时分。——俄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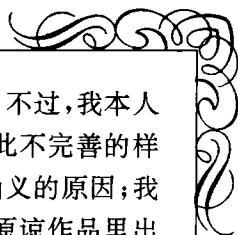
具有意义的信件，也不选那一切只对少数人有意义的书信。我又增添了两三篇文学论文，最后再加上遗嘱本身，以防我一旦在我旅途中死去，那么这份遗嘱作为一份已被我的所有读者认证的文件，马上会产生法律效力。

我的心儿告诉我，我的这本书有用，并且它可能会有益。我这样认为并非因为过高估价自己，也并非相信自己有本事成为有用之人，而是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未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想做一个有用之人的愿望。我们伸手去帮助人，这是常见的事，可帮助人的不是我们，而是上帝，他赐予无力的语言以力量。因此，无论我的书多么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但我让自己把它出版问世，并且请求我的同胞们把它通读几遍；同时，我请求他们中有钱财的同胞们把这本书多买几本，分送给那些自己买不起它的人，同时告诉他们，除支付我即将开始的远行^①所需的费用之外，一切余钱将补贴给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这些人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斋期之前，想启程前往圣地，可只凭自己个人的财力决不可能实现这次旅行；另一方面，将资助我在途中遇见的那些朝圣的人和那些在主的棺木旁为我的读者们、为自己的慈善家祈祷的人。

我想像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去完成这次旅行。因此，若我有什么东西让我的所有同胞受到委屈，那我在此请他们原谅这一切。我知道，我的一些欠深思熟虑的、不大成熟的作品令许多人伤心，甚至让另一些人对我反感，总之，让许多人对我不满。为表白自己，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的愿望是善良的，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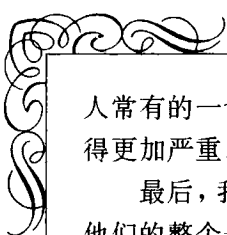
① 指果戈理计划去耶路撒冷的旅行。他是1848年2月中旬启程，4月16日返回俄国。





想让任何人伤心，不想让任何人对我产生恶感。不过，我本人的理智缺乏，我的仓促匆忙，成为我的作品以如此不完善的样子问世、并且让所有的人几乎都摸不清其真正涵义的原因；我请求以一种唯独俄罗斯心灵能够具有的宽宏去原谅作品里出现的一切故意伤人的话语。我同样请求所有那些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曾与我有过长时间或短时间交往的人的宽恕。我知道，我经常给许多人带来不快，给有些人的不快也许是故意的。总的说，在我与人们相处中，总有许多令人不愉快，令人讨厌的东西。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回避与人们相见和相识引起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对人说聪明而有用的话（空话和废话我不想说），与此同时，我深信由于自己有无数的缺点，我必须去远离人们稍远的某个地方，哪怕稍稍进行一下自我改造。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小肚鸡肠的自尊心造成的，这种自尊不仅仅为我们中间那些从污泥浊水中奋斗出来并且认为自己有权傲视他人的人所特有。无论如何，我请求宽恕我从童年起到此时此刻带给任何人的一切人身侮辱。我同样请求我的文学同行原谅一切来自我的这一份、对他们有意或无意的轻视和不敬；他们中间若有人由于某种原因很难原谅我的话，那么我要提醒他一句，他是一个基督徒。就像斋戒的教徒在向上帝祈祷时请求自己的兄弟宽恕一样，我也请求他的宽恕，就像任何人在这种时刻里不敢不宽恕自己兄弟一样，他也不应当不宽恕我。最后，我请求我的读者宽恕，假如他们在这本书本身发现什么令人不开心的东西，并且他们中有人因此受到侮辱的话。我请求他们不要暗地对我发怒，而是正大光明地提出这本书里能发现的一切缺点，——无论是作为作家的缺点，还是作为人的缺点；理智缺乏，考虑欠周，过分自信，空信自我，总之，指出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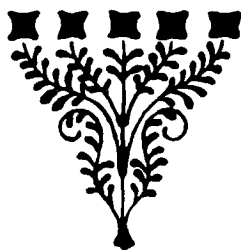




人常有的一切，尽管他们看不到这点，可它也许在我身上存在得更加严重。

最后，我请求在俄国的所有人为我祈祷，从圣者们开始，他们的整个一生都在进行唯一的祈祷。我既请求那些温顺地不相信自己祈祷有力量的人祷告，也请求那些根本不相信祈祷，甚至认为祈祷无用的人祷告；无论他们的祷告是多么生硬无力，我还是请求用他们的这种最生硬无力的祷告为我祈祷。我则在主的棺木旁为我所有的同胞祈祷，包括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神圣的上帝仁慈不把我的祷告变为我们的祷告应当成为的那种样子，那我的祷告将同样生硬无力。

1846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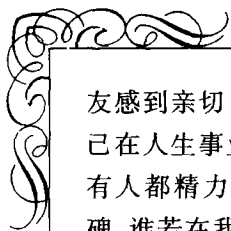
1. 遗 嘱

我趁记忆尚还完好，理智健全，在此立下我的最后遗嘱。

一，我立下遗嘱，在我的遗体尚未出现明显的腐烂症状之前，不要将之埋掉。我提醒这点，是因为在患病期间，我有几次昏迷不醒的时候，心脏和脉搏都停止了……我在自己一生中见到过许多令人伤心的事件，是由于我们丧失理智的匆忙在一切事情上，甚至在诸如安葬这种事情上出现的。故在这里，在我的遗嘱开始就声明这点，希望我弥留之际的声音会提醒人慎重从事。我的遗体要土葬，埋在何处都无所谓。不要去管残留的遗骸；若有人对一具腐烂的肉体表现某种关注，那他应感到羞愧，因为肉体已不是我的：他在崇拜那些啃它的蛆虫；我恳求最好是多多祷告我的亡灵，不要搞各种殡葬仪式，而代我用素茶淡饭去款待一下无糊口之粮的人们。

二，我立下遗嘱，不要为我矗立任何纪念碑，不要去考虑一个基督徒不配得到的这种小事。如果我确实令我的某位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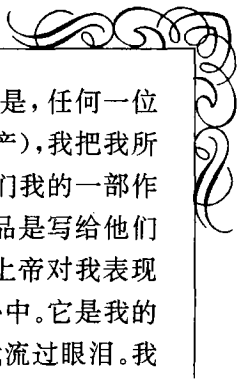




友感到亲切，那他会以另一种方式为我竖起纪念碑：他会以自己在人生事业中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以自己让身边的所有人都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的本领在自己心中矗起一座丰碑。谁若在我死后比我在世时更加精神振奋，那就表明他的确喜爱我，而且是我的朋友，并以此为我矗起纪念碑。因为不管我这个人自己性格多么脆弱和微不足道，我总是激励我的朋友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与我交往甚密的友人之中，他们任何人在自己苦闷痛苦的时分都未见到我有过垂头丧气的样子，尽管我自己的时日往往十分艰难，并且我的苦恼不亚于他人的，——让他们中的每个人在我死后去回想这点吧，让他去想想我曾对他说过的话，去反复读读我在此前一年内写给他的全部信件。

三，我立下遗嘱，任何人也不必为我痛哭，谁若认为我的死是某种重大的普遍的损失，那么谁就自昧良心了。即使我得以办了某件有益的事，我已确实很好地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种并非旨在给某些人带来愉快，而是为众人所需要的事业之初死神就把我带走的话，——就是在那时也不应陷于无谓的悲哀。假如不是我，而是在俄国当今状况下一位的确对俄国有用的男子汉死了，那活着的人们当中任何人也不应为这件事垂头丧气，尽管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假如人人都需要的人过早去世，那这是上天愤怒的标志，它以此夺去那些大概会帮助另些人向那个召唤我们的目标接近的工具和手段。遇到任何突如其来的损失时，我们都不应泄气，应严格地审视一下自己本身，对自身上的黑暗而不是对他人的黑暗和整个世界的黑暗进行思考。心灵的黑暗是可怕的，况且为什么只有当冷酷无情的死神站在眼前的时候才看到了这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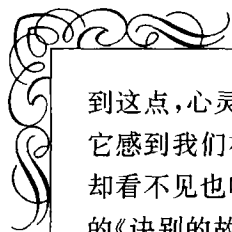




四，我给我的所有同胞立下遗嘱（唯一依据是，任何一位作家应留下某种高尚思想作为自己给读者的遗产），我把我所写的一切中最优秀的东西留给他们，我留给他们我的一部作品，其名为《诀别的故事》^①。人们将看到这部作品是写给他们的。我像保存一件自己极为珍爱的瑰宝，像看待上帝对我表现的一种美好的仁慈，曾久久地将之保留在自己心中。它是我的眼泪的源泉，从我的童年起就没有任何人见到我流过眼泪。我把这部作品作为遗产留给他们。不过我请求，假如在这部作品里不管我的哪位同胞看到某种像是训诫的东西，千万别感到委屈。我是一位作家，而作家的职责——不仅仅是给思维和审美带来愉快的活动；如果他的作品不能给心灵带来某种好处，如果人们从作品中得不到某种训诫的东西，那还要严格地追究作家的责任。况且我的同胞们甚至还将想到，我们每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弟兄，即便不是作家，也有权把某种类似兄弟般教训的东西留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毋需顾及他身份的卑微，性格的软弱，也毋需顾及他的理智的缺乏，只应记住一点，一个卧床的行将就木的人可能比在世上奔忙的芸芸众生对某些东西看得更清楚。尽管我有这样的一切权利，不过，我也许依然不敢斗胆去讲他们在《诀别的故事》里将感到的东西。因为不应是我这个灵魂比所有人都肮脏、并且患有自身不完善的种种重病的人去说这一席话。但我这样做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同胞们！十分可怕啊！……我们在这里可见到的并且令我们惊异不已的上帝造物的全部壮美，在冥间的壮美和上帝的崇高的精神造物面前变得一钱不值，只要刚刚预感

① 这部作品的命运不详。——原编者注





到这点，心灵就会惊呆了。我的行将就木的整个机体在呻吟；它感到我们在人生中播下的种子在茁壮成长并结出果实，可却看不见也听不着，它们将长成怎样可怕的怪物……也许，我的《诀别的故事》会对那些至今仍认为人生是儿戏的人起些作用，他们的心哪怕部分地听到人生的严峻奥秘并听到这种奥秘的极其隐秘的天籁之声。同胞们！……我不会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该怎样称呼你们。丢掉空洞的礼节吧！同胞们，我是爱过你们的；我爱你们的那种爱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爱是上帝赐予我的，为此我就像得到一件最好的恩赐而感激他，因为这种爱在我痛苦万般的时候让我感到高兴和安慰——为了这种爱，我请求你们用心灵倾听我的这部《诀别的故事》。我发誓：这个作品不是我的杜撰和虚构，而是从我的心灵中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来的，我的心灵是上帝亲自用种种考验和痛苦培育的，而它的声音来自我们俄罗斯民族的内在力，俄罗斯民族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因此凭着这点，我是你们所有人的最亲的亲戚^①。

五，我立下遗嘱，我死后不要急于对我的作品在公开的报刊杂志上进行褒贬，因为一切都将像我在世时一样有失偏颇。在我的作品里，应当谴责的东西大大多于值得称赞的东西。对我的作品的一切抨击基本上多少有些道理。任何人在我面前都无过错；谁若以我指责某个人的无论任何方面，他将是徒劳和不公正的。我现在公开宣布，除了迄今发表的东西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作品：一切处于手稿的作品都已被我烧

^① 《诀别的故事》不可能问世：那种在人死后才可能有意义的东西，在人生前是没有意义的。——果戈理注

